王鳳洲曰前路鋪叙至治消象

新鐫諸子拔萃卷之四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姑蘇　友人　李　輅　子素甫　參閱

秣陵　唐建元　翼甫甫　較梓

圖治類

○晏子問黨　子華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

李崆峒曰正人進者治之表正人退者亂之机君子

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來邦從其宜滿獻以其便其民感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螯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苐而不除野荒而薦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此舉齊之不治與至治之世相反其禍本至于無等級以寄言而正言不聞也聞之下無言謂之瘖上無聞謂之聾聾瘖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

不幸延昏嗜之朝雖欲切諫以寄言其道無由也

唐荊川曰忠臣愛君莫切于舉賢齐之賢否不辨党与固寵責有歸矣汝此一意激晏子根赵其君以立

則案

李爲霖曰三疊而下轉出惟士一段見

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壘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嬪婣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

「齊同皆腈常嫁術之輩無有治象耳」

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

「李九我曰治象字照應前有關鍵」

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于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

潘中峰曰观晏子贖越石甫御夫豈蔽賢者乎若鮑国崔田之党晏子亦無如之何其与叔向言見矣

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李為霖曰上下同心治化乃成未有君臣不合德而能政和俗美者故君必清心寡欲臣無蔽賢兩盡之矣篇中反復懇至無不警策神氣更宏宕子書中亦不多得

張賓王曰雄駿不羈

舒国裳曰此篇七反七正七擣說七譬末又以七不可結束之紆廻轉折如登七阪

○七法　　管子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強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

李為霖曰數未之有也與彼之不可一層深一層有無限波瀾

丁道源曰上節以後括治民器兵勝敵正天下兩部勸尤整肅

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明于為兵之數然後可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強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

張玄超曰四項閒鐵絲毫不走作

唐埴之曰七段皆用說入法翻案更警醒

朱大復曰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

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各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傚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

楊升菴曰七篇經畫以前文眾變後文眾象然不得不然作奇乃見得不則非該異前後與駭

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擔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于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于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于夬塞而

張賓王曰招之愈倍拘之愈不測故服之心愈駭

黄赤水曰一書作待大可駭愕

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于心術而欲行令于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悦之令其感服令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于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楊升菴曰轉出轉徂轉開轉大後立七目爲

分疏爲設喻末後反振作收絕妙文字
焦弱侯曰每轉用一譬喻一轉一譬七轉七譬轉如懸水譬如流沫懸水欲急流沫欲迂一急一迂似此機軸從何處來
李爲霖曰讀此文知管子深於知兵眞勝素書十三篇多多矣篇中一順一逆一反一正曲折紆迴如常山蛇變幻莫可端倪一匡九合信天下才也

○霸形　管子

張東沙曰此共一段文字首尾照應跌蕩不羈春秋以後列國之文

楊升菴曰言逮

張賓王曰雋□易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借飛鳥形起圖伯心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之有寡人有所歸向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

[illegible]須曰進[illegible]之本[illegible]之矣

羅明仲曰省刑薄歛使民以時行王道之要[illegible]齊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以止于伯者行之未免雜

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于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

于坡利下

李鴻霖曰叙事簡便不煩

朱大復曰叙桓仲薦臣一段件疾不救以諷其諸臣事説景色種種如畫

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明日皆朝于太廟之門朝定令于百吏用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

張賓王曰先景宛然

鍾京江曰歎喚寡樂令人

椟子元反椟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羅者數仞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樂音洛下同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

此言脫于卩而令行乎天下（脫出游鐘磬之間也）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音懸伐謂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若救三國是分）

宗方城曰：三國有難不救，至亡而後封之，已亡救之，為力倍，卽為之，其功小；定之為力易，一舉之，其功大。功利之術巧矣。

孫實王曰：文甚適。

于亶。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軍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

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盖睢沛也東山之西水深滅掩掩墻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

[illegible]三[illegible]正[illegible]以為服楚之端

楊升菴曰一篇之中[illegible]究手不放只究寸不失相幾中折于楚而仲構此所謂鴻鵠異[illegible]也

[illegible]

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也拂違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

時

朱大復曰文章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

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

以解暢達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蠪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與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二用之也

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于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

王山覆曰此段俱正論

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辱二夫遊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辨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

王少庋曰河套轍置

于沱羅曰安命達時之言

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亂移非古之辨也第三段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第四段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黃少廣曰此治甚見理

王肯堂曰此古今通弊

何撫丘曰政尤不可煩擾一廢非治本此皆有關治體

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于庭求援捷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第五段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也第六段

夫水濁則無掉魚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極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第七段

黃少廣曰此篇總論明主治民以本不宜務末篇中一番議論一番譬喻末一段起末

林茂貞曰當此之時凡連用三次與先意法切緊亦奇

以喻中挿正意議頭極紉

○開塞　　商子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

丁後溪曰先秦時典籍未嘗有祖述各寫其意之所欲言故其行營部署成一家雖亦不自知其詞之工與苦也

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君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

孫月峯曰絕字乃杜撰而奇
洪实夫曰此等句皆生新奇巧

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懐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于時脩今則塞于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湯武而逆取

慎遠夫曰然收上文於三代此其意以諷王見秦當襲行之曰霸非所以詩隨然當坑儒之禍兆矣

王溪相曰好惡名實四字為眼目其所以強秦者正

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六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彊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之法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

以禍秦

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

終則姦不去賞施于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于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之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

張□□曰照□□□□在立君制法上

莊定山曰此□中言□ [illegible]

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李爲霖曰商子才識有過人之資但用之于刻薄惜哉然推古證今皆有關係文字

○大道下　尹文子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

尽之旨

李卓吾曰總以八術御衆見其得失閒於治亂

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

詹赤水曰此衆乱亡三徵

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固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

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是此三徵不待成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長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

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

李為霖曰摹寫小人狐媚逢君之狀曲肖神情

誅傳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于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于眉睫之間承之于言行之先語曰

宗方城曰引老子言政言奇言無事而以名法爲政以權術爲奇以治天下爲無事者[illegible]也

李爲霖曰人不能舍生所以不畏死者不明世道故

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亾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

滑不亂

陳賡野曰聖人聖法辨析有本此亦章法也

黃廷臣曰析名甚精極贍後人口

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

李為霖曰以下歷引似是而非之喻喻愈俚理愈明為人上者可不慎所令哉不啻三覆可呼

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計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

楊升菴曰各一意各一緣而脈絡如珠連

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者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于已也不畏刑罰者不頼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于

汪南溟曰論平以可字不可字不可不三字點以論

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于君則君克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于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同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

徐儆弦曰讀得此幾語則不怨貧不驕富不厭貧不趨富直是達人胸次

胡柏泉曰前世之惑莫能

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疎之以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

于此世態俗情可爲曲至矣

陳濟野曰此[illegible]

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

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李爲霖曰此篇詳論治道剖晰分明反覆引証喻中起喻曲盡變態講爲君處必愼所令明所宜執爲臣下之容悦逢君處是有

關係文字

○堯問篇　荀子

堯問於舜曰我欲治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言精一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月月之行人所不見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形見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道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于一隅焉用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文侯之子吳起進曰亦

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佐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又决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

王覲濤曰君子好以道德敎人故其民歸道衆非謂自用小

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于善惡無別汝何以為美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

與士爭知彼爭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乃有不察之事乎）卽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士亦少少則淺矣意）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

也孰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汪有泉曰下……

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書載孫叔敖擧於海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

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陶石蕡曰超然之才絕倫之識瀟灑出塵如驥足之逐遺風

〇孝行　　呂子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衆多也